

吳 曾

能改齋漫錄（下）

全宋筆記

第五編 四

大象出版社

全宋筆記

第五編
四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 第五編. 四/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
所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 1
ISBN 978-7-5347-7012-8

I. ①全… II. ①上… III. ①中國歷史—史料—宋代
IV. ①K244.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41005 號

全宋筆記		第五編 四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製版	鄭州市開元路18號450044	印刷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次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開本	640×960 1/16 17.5印張
字數	179千字	印數	2000冊
定價	44.00元		

◎ 吳

曾撰

能改齋漫錄
(下)

劉

宇

整理

目

録

能改齋漫録（十一十八卷）

吳

曾

撰

一

目錄

卷十	議論	四
卷十一	記詩	三三
卷十二	記事	七〇
卷十三	記事	一〇二
卷十四	記文 類對	一二三
卷十五	方物	一五八
卷十六	樂府	一八八
卷十七	樂府	二〇四
卷十八	神仙鬼怪	二二〇
佚文一		二四五
佚文二		二四八

校勘記

卷十

議論

周子醇樂府拾遺出塞詩

周子醇作《樂府拾遺》，謂孔子刪《詩》有全篇刪去者，有刪去兩句者，有刪去一句者。如《傳》所謂「客去歌《株離》」，則刪去全篇者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則刪去兩句者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則刪去一句者也。子醇之論如此。嘗爲《出塞》詩云：「雉堞高臨榆柳長，漢家舊壘遙相望。狼山弄碧圍平野，易水流寒入大荒；千里封疆連草木，百年民物自農桑。傳聞漠北尚鋒鏑，吾與貍胡沙塞傍。」

詩非富貴語

《歸田錄》謂：「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然此乃樂天詩。樂天又有一詩類此，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陳無己皆所不取，以爲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荆公以北山移文爲不然

王荊公《草堂》詩，蓋以《北山移文》爲不然。「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抵枝而掃迹。請回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故卒章云：「疊穎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俠客行寓意不同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惠連宋武詩

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泫泫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予觀宋孝武云：「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泫泫葉滿露，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樂天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窗》詩：「不憶西窗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昌堂，蕭蕭北窗竹。」又《題沈子明壁》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淵明二詩相反張季鷹詩與淵明類

陶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又作《擬古》

詩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二意相反如此。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

陳公輔黃魯直詩

《王直方詩話》，記陳公輔《題湖陰先生壁》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戲君爲尋常百姓耳。」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然以予觀之，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妝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爲然，則直方未免爲山谷之戲，政苦不自覺爾。

崔李詩語同意異

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楓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語同而意異。

杜子美鮑照李頎白鷗波浪句

東坡以杜詩「白鷗波浩蕩」，波乃沒字，謂出沒于浩蕩間耳。然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唐李頎詩有「滄浪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耶？

支遁臂鷹走馬

《世說》載支遁道林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云：「貧道重其神駿。」《高僧傳》載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賞其神駿。」然世但稱其賞馬，不稱其賞鷹。惟東坡有《謝雲師無著遺支遁鷹馬圖》詩所謂：「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

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荆公山谷詩意同事同

荆公《詠淮陰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座師廣武。誰云晚計太疎畧，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割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雖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袁譚事亦同。

陳無己王荆公孫莘老論韓文嗜好不同

陳無己記秦少游云：「《元和聖德詩》，于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然荆公于《淮西碑》不以爲是，其《和董伯懿詠晉公淮西碑佐題名》詩云：「退之道此尤雋偉，當鏤玉版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而孫莘老又謂《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何耶？信知前輩嗜好不同如此。」

荆公不以退之爲是

荆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呂使君潮州》詩云：「不必移鰐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彝倫。」故其答文忠公詩云：「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文貴自然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爲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所謂「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之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錢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特出于剽竊，又且白水真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其工。

蓄家妓示客而致禍

蓄家妓以爲歡，主人之本意也，然古今反以取禍者有之。晉石崇有妓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誅崇。五代安重誨嘗過任圜，圜爲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而圜不與。由是二人相惡，重誨誣以反而殺之。二人皆以家妓示客而致禍。唐人李清《詠石季倫》詩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若李清之言，則宜若季倫、任圜之失。及觀《外史檣杪》記潘沆事，則又不然。沆事僞蜀王建爲內樞密使，有美妾曰解愁，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沆第，見而欲取之，而沆不肯。弟謂沆曰：「綠珠之禍，可不戒哉。」沆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以心耶。」人皆服其守。以予觀之，沆之不死，蓋幸耳，何足以有守服之哉。

江西宗派

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既沒六年，當紹興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爲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恥。」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蓋可知矣。

東坡以魏鄭公學縱橫之術

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予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蕃。鬱鬱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不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予後讀《舊唐書·魏公傳》云：「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疑。

聖俞諸公以郭功甫爲李太白後身

章衡子平《答郭功甫書》，其畧云：「鄭公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以功甫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如夫子之少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子平所以答功甫之貺，不得不爾。然梅聖諸公以功甫爲李白後身，求諸詩文，信不誣矣。蓋聖俞有《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然東坡、山谷不以爲然。故《題功甫醉吟庵》云：「不用騎鯨學李白，東人滄海觀桑田。」蓋有所激耳。而《王直方詩話》亦載東坡謂郭祥正只知有韻底是詩。而張芸叟詩評亦云：「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張文潛寄意

張文潛言：「昔以黨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嘗寄意焉。」有云：「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尚有聲。」

王逸天問劉禹錫問大鈞

王逸《天問章句》云：「《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余因悟劉禹錫《問大鈞》之爲非〔一〕。

詩文當得文人印可

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不自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又云：「詩文要縱，縱則奇。然未易到也。」

〔一〕

余因悟劉禹錫問大鈞之爲非「問」原作「問」，據墨海本及《劉禹錫集》卷一改。

韓退之杜子美詩用韻

孔經父《雜說》謂：「退之詩好押韻累句以云工，而不知疊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兩秋字，《孟郊》詩兩魚字，《李花》詩兩花字，《示爽》詩兩千字。」殊不知古之作者，初不問此。杜子美《八仙歌》兩船字、兩天字、兩眠字、三前字，狄明府詩兩詆字，此豈可以常法待之哉。

古文自柳開始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尚儷偶，自柳開首變其風。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開，開歎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爲宗，遂名肩愈，字紹元，亦有意于子厚耳。故張景謂：「韓道大行，自開始也。」開未第時，採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王通續經，以經籍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舊名與字，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爲塗，故字仲塗。太祖開寶六年登科，時年二十七。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爲深也。」蓋開之謹于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非也。

右軍承漢書誤

王彥輔《塵史》，與陳正敏《遜齋閒覽》皆云：「余季父虛中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以上皆陳語。予考《漢書·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乃知右軍承《漢書》之誤。

絳州牧辟張璨推官

張璨，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論以璨者，若置諸賓席，則左右不令而自改矣。牧備禮以請璨，璨辭以病。牧竊訝之，因託所親叩其所以然。璨曰：「郡牧真賢，但左右非才汙之。璨若受其請，欲盡去其左右之不率者，慮不能行。且憂返爲此輩所賣，則璨之道不行必矣。」牧聞之，嗟賞再三。使謂之曰：「秀才姑受禮命，某能行之。」尋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唐明宗因是識擢。歷漢、周，官止侍御史。吳子曰：「君之用臣，臣之事君，能如絳之賓主，天下豈有不平乎？是以孔明、王猛，雖以偏方小國，用于艱難之時，卒見取於天下後世者，亦由此而已。」

李逢吉裴度諫穆宗

古人有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誠哉是言也。穆宗以童昏帝天下，未容輕責。觀其良心，豈無勉強之理歟。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官如李勃、張仲方

論赦，皆不聽。及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釋其罪。其後穆宗欲幸驪山溫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權輿叩頭殿下，以爲周幽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皇葬驪山而國亡，明皇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卒幸驪山，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其後欲幸東都，宰相暨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計道里費。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圯。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全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工役。夫穆宗一人耳，考其三事，諫者或不從，或始拒而終從。由是言之，穆宗豈不能曉事者哉，繫諫者之能否而已。昔李克用爲一藩鎮，性尤嚴急，左右有過，無大小必死。大將蓋寓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無不釋之。寓亦知此道歟。

人臣用心當以范堯夫爲法

南唐江文蔚，累官至御史中丞。性鯁直，不附權要。每將上奏疏，必不問家事，先市小船，爲左遷之計。竟以對仗彈馮延巳、魏岑忤旨，左遷九江幕職。范堯夫上章言事，未